



职教视界

六年探索路，职业本科闯出了一条怎样的赛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霖

6月11日，教育部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10所，其中职业本科4所，截至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高校已达到87所。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走过6年探索路，目前，全国87所职业本科高校中已经有51所（包括28所公办职业本科、23所民办职业本科）实现顺利招生。本报（2024年11月25日7版）曾经报道，2024年这51所高校迎来了“报考热、招生热、高分热”。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上海软科联合主办的首届“职本前沿论坛”在上海举行。职业本科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定位？职业本科高校办学质量到底怎么样？职业本科毕业生的出路是什么？未来职业本科应该怎么发展？多位职业教育研究者、职业本科高校负责人、企业管理者分享观察，发表观点，不讳言问题，并提出畅想。

走过六年探索路，职业本科发展到哪一步了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周建松曾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长期关注高等职业教育探索发展历程。

周建松梳理发现，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到2020年，已有21所民办高职院校经批

准开展职业教育本科试点；2020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批准设立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开创了公办高职院校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先河。

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不低于高职教育的10%；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专业设置管理、教育评价的3份文件。此后，一些地方的专科高职院校经过评审，设立为职业（技术）大学。

周建松认为，到2024年，以全国51所职业本科高校顺利招生为标志，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并释放出积极信号。

那么，这51所职业本科高校，办学质量到底如何？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发布的《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报告（2025）》，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发展与人才成长研究中心主任刘少雪分享了她的看法。

刘少雪指出，国家政策、产业环境等多项因素推动着职业本科高校向前发展。同时，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职业本科高校“结合地方特色产业”的办学定位，让学生及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更趋理性。

综合这51所高校的经费条件、专业设置、师资条件、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情况，刘少雪直言，本科层次职业本科发展面临挑战。

首先，在体量规模方面，根据教育部刚刚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本科学校1257所，51所职业本科高校，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且在这51所职业本科高校中，还存

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截至2024年年底，在50所本科层次职业大学中，建有虚拟仿真实训基地250个，其中超过一半（53.2%）集中在10所职业本科高校中；与企业共建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共有644个，80%建在10所职业本科高校中。

“此外，在一流大学持续增加本科招生名额的客观背景下，以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传统看法影响下，职业本科高校想要‘逆势突围’，的确有较大压力。”刘少雪说，一方面，职业本科高校正在稳步发展，招生的绝对人数正在增长，形成了“报考热、招生热、高分热”；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高校办学还面临诸多挑战，“高分上职业本科”的仍是小比例考生。

2024年7月，一名浙江杭州的高考生基于个人兴趣与未来职业规划考量，以602分（超一段线110分——**记者注**）报考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最低录取分数为532分——**记者注**）。这则消息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从舆论看，似乎很多人不理解这名高分考生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看，杭州高分考生的选择引发舆论争议，也就可以理解了。”刘少雪说。

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人才，走什么赛道

本次“职本前沿论坛”上，职业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成为发言者讨论的焦点。尤其是，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普通本科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校长娄小娥曾在浙江大学药学院任职10多年，之后在杭

州医学院工作4年，2022年年初来到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她分享了关于职业本科药学人才培养的思考，引起不少与会嘉宾的共鸣。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浙江省医药学校，当时由浙江省医药总公司创建，是浙江省第一所药类中专。2002年，该校改名为“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由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8家医药企业入股，是全国第一家医药类专科医院。2021年，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与该校合并，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挂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药类职业本科，也是浙江省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

现在，这所学校的本科生具体学什么？娄小娥介绍，学校设立了23个本科专业，可分为药学、中药学、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健康护理六大专业群，全方位覆盖医药健康产业和药品的生产、流通、监管、使用全产业链，针对产业链上的各个岗位来培养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专业设置聚焦监管特色，尤其是把药品质量监管作为核心竞争力来培养。

娄小娥说：“怎么建设好职业本科高校，我们的理解非常朴素，就是好的学生愿意报考，好的企业争相录用；就是家长、社会都认同，学生、企业都满意。”

为实现建设好职业本科高校的目标，浙江药科职业大学面向医药产业升级发展，率先创建设立新专业，培养产业急需的紧缺人才，并不断进行专业调整优化。例如，围绕健康产业医药行业，继续拓展智慧健康管理、康复工程技术等专业，合理保留或增设特色鲜明

产业急需的专科专业，如中医康复治疗专业；对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招生差、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专业实行减招、停招、合并直至撤销。

在娄小娥看来，在培养人才方面，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与职业本科，走的是3条互不可替代的赛道。

她说，以药类专业为例，浙江大学培养原始创新与战略型人才，毕业生典型岗位在高校、科研院所或跨国药企研发中心；杭州医学院培养药类知识应用与技术转化人才，典型岗位在医药药剂科、医药流通企业；浙江药科职业大学要培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核心能力是工艺优化、合规管控、智能设备运维、医药购销等，典型就业岗位包括药品生产全流程技术管理、医药企业一线岗位等。

娄小娥介绍，学校首届职业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98.01%。目前，学校毕业生留浙率为92.85%，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0%。

面对“校热企冷”难题，职业本科未来要怎样努力

“职业本科在我们业内炒得火热，但是央企能不能马上把它当作一个类型来看待，开一个招聘政策的通道，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大的难度。”谈及4年来职业本科的办学经历，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校长于立国直言不讳。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工艺学堂”，学校1952年开始主要面向石油工业服务，2021年获教育部批准，与河

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

于立国表示，多年来，学校坚持“石油企业走到哪里就服务到哪里”，目前培养人才主要聚焦在石油产业上游。“当前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很多毕业生都要跟着“三大央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记者注**）走到国外去，所以学校外语课开得多，就是为了让学生就业后能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这也是我们办学的一个特色。”

于立国坦言，学校的毕业生在三大央企就业的比例非常高，接近50%。然而，今年第一届职业本科毕业生要保持住这个比例，会非常不容易。

在于立国看来，职业本科要解决“校热企冷”的问题，除了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内部管理等方面要做好外，还必须让企业深度参与进来。

他分享说：“基于服务石油、石化行业的背景与多年办学经验，我们得出结论，学校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现场工程师。所以我们创建了‘三进三延伸’教学体系，让学校和企业走得更近。比如，学校和合作密切的企业共建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平台整合了资金、技术、信息和企业的真实问题，让学校为企业解决真实问题。”

在职业本科层面，未来如何做到校企合作育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GTS企业培训与认证部院校业务总监赵爽提供了一个企业的视角。

赵爽介绍说，华为公司参与教育业务由来已久，起初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技术培训服务；随着公司内部培训师人数不断增长，六七年前，华为开始参与系统化的职业人才培养。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赵爽分析，未来传统产业升级有两个方向，一是“智能产业化”，二是“产业智能化”。他认为，企业未来需要大量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所以职业教育一定会伴随着产业升级而适配转型。

在与学校负责人交流的时候，赵爽起初觉得，企业要去适应学校、满足学校，但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反馈是，学校要去企业服务。“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图片新闻



湘绣刺绣丝线传神、陶瓷拉坯泥塑旋转、铜镜制作线雕图现、滩头年画浓墨重彩……6月18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梦想绽放”2025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启动仪式在益阳市美术馆举行。本届毕业设计共展出作品2600余件（套），紧紧围绕文化强国、乡村振兴等主题。该校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以“·新韵”为题进行了一场T台秀，60套精心雕琢的作品涵盖未来科技感、民族复兴风、都市时尚范、极简艺术派等多种风格，展开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简约与奢华、古典与未来交织碰撞的创意探索。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供图

应用型高校“夹心层”困境亟待破解

灼见台

□ 侯长林 李梦雅

最近，教育界流传出一句话：研究型高校有人“爱”，技能型高校有人“疼”，唯独应用型高校无人“问”，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具体而言，目前，研究型高校过去有“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现在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技能型高校过去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现在有了“新双高建设计划”。

这两种类型的高校都是国家大项目一茬接一茬地支持，没有间断，搞得红火火火，唯独夹在中间的应用型高校冷冷清清，除“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圈出了一小点响动外，基本上闻不到“烟火味”。这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及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重视的“夹心层”困境现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强调：“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党和国家的意见非常明确，现在需要的就是抓落实，即需要

国家相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破解当前应用型高校的“夹心层”困境。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困境？一是安排国家级重大项目计划支持。既然在201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就将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技能型高校并列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又将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并列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类型，就应该给予应用型高校应有的地位和支持，比如，启动应用型高校的“一流应用型大学和一流应用学科建设计划”，培育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应用型大学。

二是开辟应用型高校专门管理赛道。教育部常规项目管理要给应用型高校以专门的赛道。比如国家教学成果奖评选，就有普通高等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技能型高校参与的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在这个类型中职技能型高校占绝对优势。而应用型高校则是在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中与研究型高校一起进行申报和评审。应用型高校在教学成果的积累积淀方面与研究型高校确实有差距，所以，放在同一个赛道上进行比较，胜出的基本上都是研究型高校，有用的专家的说法，基本上都是研究型高校独享，能够分给应用型高校的少之又少。这比如硕士生、博士生的申报与评审也是与研究型高校在同一个赛道中进行，等等。所以，能够分赛道进行的都应该将应用型高校列为单独的赛道。这才是真正的分类推进高

校改革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应用型高校评价体系。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再次要求——“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在与研究型高校一起评审的项目中，一方面是因为研究型高校水平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研究型高校制定的，并且参与评审的专家绝大多数也是来自研究型高校，这就注定了应用型高校只能是“拼盘”或“陪跑”。所以，要分类进行管理，就必须建立健全应用型高校评价体系。

四是建立鼓励做强的资金保障机制。我国应用型高校普遍实行的是生均拨款机制。应该说，生均拨款机制在应用型高校发展过程中曾保障了应用型高校对于经费的基本需求，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鼓励做规模的机制。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做大转向了做强，这就需要调整，建立能够适应高等教育做强的新机制，即建立一个由“鼓励做大”转向“鼓励做强”的机制。鼓励高校“做强”的拨款机制就应该将绩效评价、学科差异、竞争性激励、动态调整等融入其中，尤其要关注内涵建设的小规模高校以特别专项支持，避免因规模小导致资源不足。这是我国应用型高校走向世界一流的重要途径或方式。

（作者侯长林系铜仁学院原校长；李梦雅系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国胜

职教观察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普通高校有本硕博连读，职业院校有中高本贯通培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探索，已经形成了贯通培养的多种模式，包括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和高本贯通三类，具体形成了“五年一贯制”“2+2+2”“3+2”“3+3”中高职分段贯通、“3+4”中本贯通、“3+2”高本贯通等多种模式。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就贯通培养的一项调研显示，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开展了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实践，目前贯通培养规模占中职生总数约1/4，且在许多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展规划等中有所体现。

近日，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职业院校贯通培养关键办学要素创新研讨会”，来自职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管理者、办学者等围绕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如何科学实施进行研讨。

贯通培养要求优质学校和专业实施

“贯通培养是国家之需，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是社会之需，贯通培养既要‘里子’又要‘面

子’，不仅培养高学历人才，又培养高技能人才，提高社会认可度；是个人之需，拓宽学生技能成长成才通道；是学校之需，中高本职业院校抱团取暖。”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用“四需”对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进行了概括。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要准确把握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融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职业教育于一体，彰显长学制贯通培养优势，遴选部分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联合高职院校举办初中后五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山东省教育厅职教处副处长郭庆志说。

郭庆志介绍，山东目前共有3种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第一种是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三二连读”，第二种是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第三种是高水平中职与高职院校“联办五年制”。目前，山东全省16市所有联办五年制高职专业点均与对口高职院校、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毕树沙介绍，2024年，湖南中高本贯通培养，共有61所高职、138所中职参与，招生1.4万人；

2023年开始实施“湖湘工匠燎原计划”，已有7所本科院校免试招收技能竞赛获奖高职毕业生439人，单独编班教学。

“我们选择岗位技术含量高、技能训练周期长、建设基础好的专业来实行贯通培养。”毕树沙说，贯通培养可以畅通技能成才通道，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还能使高职带中职，坚守了中职的基础地位。

“在上海，中本贯通覆盖66%的中职学校和18所本科（含1所职业本科）院校。中职学校贯通培养学生的分数线逐年攀升，普遍高于公办高中最低控制线，2024年最高达670分。”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高职教育教师部副部长曾海霞介绍，对中高本贯通培养，上海要求专业设置要围绕上海重点产业发展，聚焦行业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2025年上海将增设28个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专业。

贯通培养如何科学实施

曾天山认为，当前贯通培养模式正在

从单纯的学制衔接转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内涵式衔接，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诸如关键办学要素的一体化设计，解决好课程教学内容交叉、重复、脱节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推动规范管理、良性发展的优化策略，形成政府主导、高职院校主动、中职学校主体、行业产业参与、社会支持的运行机制。

郭庆志也表示，在职业教育的贯通培养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一是学校之间衔接不畅：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在培养目标、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两者在衔接上不够畅通，存在脱节现象，影响了贯通培养的连贯性；二是挤占了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对于“三二连读”培养模式，学生后两年需要在高职院校学习，占用高职院校的校舍、师资、实训设施等教育资源，部分高职院校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的发展空间，影响了人才培养效率。

曾海霞在研究中也观察到，贯通培养有三重困境：一是纵向来看，中本培养的衔接性困境，中职与本科课程内容

梯度不够清晰，两阶段课程内容物理叠加多、化学反应少，同时，中职与本科技能链不够清晰，中职阶段基础技能向本科阶段高端技能跃迁不连贯；二是横向看，产教融合的耦合性困境，中职与本科在校企合作上协同性不够，企业资源分散，实训条件分离，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不足，人才培养周期与企业短期效益矛盾；三是从培养主体来看，多元育人的机制性困境，政校企协同难，学校单主体主导，其他主体参与度不高，培养质量保障难，“五金”共建共享困难，过程性监控机制薄弱。

“中高职贯通要研究什么专业适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认为，贯通培养应选择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均有很高要求，需要早起点、长学制培养的课程；贯通培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既要区别于单一的高职专科，也要区别于“中职+高职专科”，确定好培养目标是办好贯通培养模式的前提。

徐国庆认为，中高职贯通课程体系设

计的基本原则是，课程设置必须能最为有效地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课程的核心目标清晰，的确是能独立设置的一门课程；课程之间的边界清晰，没有明显的课程交叉、重复现象；课程设置的效率高，没有教学价值不大的课程；课程之间的课时数分配合理，对学生生涯发展有长远意义的核心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突出。

同时，徐国庆建议，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从工作领域中产生，原则上尽可能直接对应工作领域设置课程，但可以根据教学规律对工作领域作适当拆分与合并，尽量用工作领域的名称表达课程名称；课程体系应根据最终培养目标进行设计。“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课程设置要考虑学生继续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以及开展职教高考对课程的需要。要根据学生年龄的递进逐步提升课程难度，不宜把适合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课程下移到中等教育阶段。”徐国庆说，中高职课程要有合理的叠加逻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路径体现清晰。

研讨会上，教育部职成司教学处副处长邱懿认为，在贯通培养的工作中，各地应在学校选择、专业设置、教育教学、项目管理上有相关标准规范，鼓励、引导各地根据地方资源禀赋、特色先行先试。探索打造适合贯通的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队伍、金实训基地。